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 16  
2697  
16



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

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疑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

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子之邁閔曾未齒髻鄭玄周禮注曰齒數齒也埋若曰髻髻也如

彼危根當此衝颺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至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芳雋聲清劬爾勇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遠豐

安賈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肄潘楊之穆有自來

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已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則為晉國

倍本也視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

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昔世漣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

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

母痛心疾首噉噉莊子曰我噉噉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

每集于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聯求

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壁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芳含而積摧遠毀壁而摧柯言早天也太

玄經曰破壁毀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

廷逢不幸也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

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章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

手涕沾于巾龜筮既襲挺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痛矣

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

之頡頏臨穴永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當備其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

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遠於

文選卷五十七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楊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貴如誄一首

哀止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立顯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階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 城榮緒晉書曰湛早賢有名譽為太尉掾

良方正徵以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城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

宰野王令 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中書郎南陽相 城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

家艱乞還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皇帝也 天子以為散

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恩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

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珪

其在於漢邁勳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子僕從父兄子建字長卿師事勝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顯祖曜德牧克及荆

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德飛辯擢藻華繁玉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擢藻華繁玉振

彼隋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 如彼錦績列素

點絢 鄭玄論語注曰絢謂畫文也 人見其表莫測其衷 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衷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莊子子其素曰其寐也魂交 且歷少

長逮觀終始 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子之友悌和如瑟

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

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子之友悌和如瑟

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子之友悌和如瑟

賞音而 弱冠厲翼羽儀初昇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焉氏春秋曰征 公曰既擢

皇與乃徵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引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胡廣書曰建 決彼樂都寵子惟王 左氏傳

惠訓不倦視民如傷 左氏傳祁奚曰惠 乃眷北顧辭祿延意余亦偃

息無事明時 呂氏春秋贊曰偃 疇昔之遊一紀于茲 孔安國尚書傳 班白攜

手何歡如之 禮記曰班白 居吾語汝眾實勝寡 慎子曰眾之 人惡雋異俗

疵文雅 孔安國尚書 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曹子建 易容

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己匪我求蒙 周易曰童蒙求 誰毀誰

譽何去何從 楚辭曰此孰吉 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

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

能而進賢毛詩曰媚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 將僕

皇奉轡承華 虞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 尚書曰道

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疾曾未知命

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尚書曰天秩有禮 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

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中年猶 唯爾之存匪爵而貴 孫卿子曰君子無 甘食

美服重珍兼味 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 臨終遺言永錫爾類 毛詩曰孝

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 漢書曰揚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班固揚雄述曰淵 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樞輅既

容體長歸 周禮小喪供極略鄭曰極輅最輕車也周禮曰 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福仰失聲 禮記曰內人行哭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

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蘇也 陳仲弓碑曰嚴數知名失聲揮涕

簡於其平則道烈矣

暑退寒襲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  
父之執不謂之進不謂之退適子素節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  
進不謂之退不敢退適子素節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  
舌氏叔向也己見廣絕交論  
前思未  
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注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誅

并序一載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  
孤城為州府杜死於國國語誅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  
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  
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諸曰惠帝元  
杜預左氏傳注曰預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氏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  
毛詩曰王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城文仲曰君無謂俾百姓流亡類  
族彈嘽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  
於塗炭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若夫偏師禪將之  
日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封以乃拜為建威將  
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左氏傳曰秦師伐晉  
隕首覆軍者益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  
病視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斷首公門以報恩

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

於境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守里古樂府曰山東南隅曰三十

城則青墨是也侍中郎四十四尋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

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鞏更為魁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

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

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

城申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

汲漢書李左車曰檣檣後襲師不宿飽晉灼曰檣木石將盡推蘇乏竭芻蕘罄絕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其曰芻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義薪采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

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

具簡石如淳曰簡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牽舉礮于夫沉滯然礮與礮並同力對切

爨陳焦之麥廢枵角之松說文曰枵枵也用能薪芻不置人

畜取給青烟傍起櫪馬長鳴古詩曰水火然其中青烟颺其凶醜駭而疑

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壘寔真壺雷鋪雷瓶瓶以偵今之城外穿地

每錄

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署內井使聽耳者有奇而聽審知穴處鑿

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顛聾也 將穿響作內

焚礮猛火薰之潛民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羅礮注曰大麥久之安西之

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全數百萬

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因曰幕府聖朝疇吝進以顯

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彤赤而州之有司乃

以私隸數口殺十斛考訊吏兵以擅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

寇以少御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

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言兩解

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

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

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則曰不言嗟乎妬之

欺善抑亦買首之讐也言姓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也命之讐也戰語曰或

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

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

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

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

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

而此之何休曰手劍持技劍也

公辛傅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

而此之何休曰手劍持技劍也

公辛傅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

而此之何休曰手劍持技劍也

公辛傅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

而此之何休曰手劍持技劍也

公辛傅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

班固司馬叔持誄

乎舊史之未敢闕其文哉乃作詩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未易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未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

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

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婪王又啓之

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港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鞏更恣睢潛時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俯

曰橫政官寺東觀漢記齊萬慮呼震驚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墟虎又曰

三聲勢沸騰種落扇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侯降聲勢猛烈毛詩曰旌旗電

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

雨見上支懔懔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懔懔懼也暴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

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廣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雞子其上公曰

馬生爰發在險彌亮毛詩曰賦政子精貫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唐雎曰霜

虹貫日申監曰人主怒如秋霜凌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凌膽活恩撫循寒

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蠢蠢犬羊阻象陵寡漢名臣

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王逸楚辭注惓惓小息畏懼禍患者也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

為秦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於九天愜愜窮城氣若無假魏明帝善義行日假氣游魂鳥為伍昔命懸天今

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惟此馬生才博智賒解嘲曰雖其偵命以瓶壺烈

靈以長壘徐爰射雉賦注曰劇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穴

以斂廣雅曰培捶木石價竭箕稗空虛矚然焉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

執事擱然授兵登埋杜預曰擱的梁為礪柿松為芻守不乏械櫜有鳴

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悠悠列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

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庚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慕模彌長

孔安國尚書傳曰威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

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難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不免其身以乘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

每錄軒



賈逵國語注 思人愛樹甘棠勿剪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矧乃五子日旌表也

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備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孰

是勲庸而不獲免猶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室匪醜正惡直鄭玄

穢鷹揚曾不戢翼言開穢必殲若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雷也毛詩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方音曰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馬生硯硯

高致廣雅曰硯發憤囹圄沒而猶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苟偃伐齊卒視不可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

張子運籌危趙獲安戰

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

談于見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

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之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

與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

策於帷

中 沂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播之筆端各嫉謂有司會吝嫉如也

事韓詩外傳曰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

獲也頌賦也頌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功存沂

城身死沂獄凡爾同囹圄心焉摧刺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劉縉聖賢本紀曰子產卒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

頌爵亦光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太蒸死而有靈庶慰窀穸嗚呼哀

哉

陽給事誄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

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贈家在彭城宜卽

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

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卽位收元日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

祭屈原文觀之

過其詩

每錄評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

即鄭之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春賦曰將宏王略德虜聞釁劇

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鞏州

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緣戍相望其人也漢書曰屠潰

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齊不謀夏夷不列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

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沈城佻身飛鏃毛長

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

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師徒抗賊

古之列生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沐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

也振收

杜預曰

杜預曰

純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記

而仁明未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貞不

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維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當字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伊能國之利也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籍翰居殺陽處父殺梁丙曰晉書與狄

戰使孤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使賢者不使賢者在

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使汝從盾矣處父主境上事夜姑使人殺

之左氏傳曰昔趙盾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昔趙盾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

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奮動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曰昔趙盾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

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于

勞文公而賜之溫孤績既降晉族弗昌言孤射姑績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

預曰孤射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毛詩曰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子之

出者毛萇詩傳曰奉力也戰國策鞫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如彼

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沉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翬景朝如彼駢之為駢乃配服而參衡邊兵

駢駢配服駢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海錄軒

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

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

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

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

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

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

陽州乃地名與陽氏何與而贅及之

厥漢有陽球

喪律王略未恢

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也廣雅曰略法也

函陝堙阻。瀝洛蒿萊。朔馬東驚。胡

風南埃。

母邱儉在幽州詩曰芒山巖悠悠但見胡地埃

路無歸轉。

衛野有委骸

漢書王恢曰轉軍相望又

為得歸其縣應劭曰轉小棺也服虔曰轉與轉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

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

入滑滑應命已而反與衛子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免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

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

金謂刁斗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禮擊柝周禮曰太閔

涼冬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

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

氣勁塞外。草衰

李陵答蘇武詩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

尚書王曰邊矣西土

山乘障蓋頌

鳴驥橫厲。霜鏑高聳。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作

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

左氏傳呂相曰逃我彼地入我

攢鋒成林。投鞍為

圍

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

駟弱窮壘。嗷羣悲師。老變形

地孤援。闕

左氏傳晉車吏

卒無牛。菽馬實措。

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食牛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曰楚師老矣

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守未焚衝攻已濡禍

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賈父隕節曾人是志

策攸記

庸恤孤表嗣

陶徵士詠

顏延年

夫瘖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闌林之實

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

隨踵而立者

得實士與之樂此也

至者由主君之好也

有是而不至者蓋君

無好比之意也

何患無士乎

九

海錄

九

人之薄也

言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實意

若乃巢高之抗行夷

皓之峻節

皇甫謐遜士傳曰黃父者黃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而伯成子高棄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于首陽山三輔三代之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遊於上漆熊耳山西嶺衡書曰謝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錙錄周漢

浸遠光靈不屬

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錄有如此者鄭立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錄矣

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道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日將遂涉塗軌要子同歸津

豈所以昭末景

況餘波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

南岳之幽居者

也

禮記曰儒有窮居而無君野居而不汙

學非稱師文取指

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

無僕妾

范曄後漢書曰黃井曰弗任藜藿不給

老子幼就養勤儉

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

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宜王念曰然則易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宜王怛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問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

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

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稀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碑曰翔區外以舒翼

棲於是乎遠

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

織絢

絢蕭以充糧粒之費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

簡棄煩促就成省曠

始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

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

有詔徵為著作

即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

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

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有詔徵為著作即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

者也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

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

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

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近識悲悼遠士傷情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張衡靈圖注曰寂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

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

宜謚曰靖節徵士諡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

曰介豈伊時遺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

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

不繁家語子貢曰博而不繁不舉是貴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若夫子

因心違事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變之以前同違於時必變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議非

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謂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

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救甘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

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質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游士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汲流舊壩葺宇家林

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人否其憂子然其命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

閑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于明智此說

履信易憑思順何真周易曰履信思順年在中身疾維疴傷疾尚書曰文

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藥劑弗嘗禮記曰幽

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情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則有鬼神孫卿子

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疾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遂活社預曰疴瘧疾也

日死人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曰占作書古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

省計却賻輕哀薄斂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立曰計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立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遭壤以穿旋葬而空嗚呼哀哉河圖考鈞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棺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多葬

下棺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

獨介居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畫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公霍官宴私

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

在前載西征賦曰遠與國而卷舒取鑿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爾實愀然

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樹然作色而對違衆速尤先風先斃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遠乘連世沒為尤悔深作敦言韓詩外傳

曰草木根芽淺未必撥也飄風與暴雨隨則撼必先矣恐已恃才以傲物憑寵戲音永

矣誰窺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儀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

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諡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樂何樂于此而諡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

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違違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立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諡曰惠

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柳下惠也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

藩按靖節先生列傳見於晉書南史晉書云名潛字淵明或曰字淵明名元亮黃魯直詩云潛魚鰓深淵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似謂更淵明為潛至云晚歲以字行更始號元亮其望諸葛龍猶漢相又似謂更潛為元亮矣今讀此誄竊謂顏光祿生平不喜見要人陶靖節不為五斗米折腰顏至尋陽訪陶置酒數日臨別贈酒錢二十千陶亦受之不辭惟顏知陶故特著其為晉徵士又書其在晉之舊名為獨得先生署甲子之意焉

宋孝武宣貴如誄并序

謝希逸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嘉進進為貴妃班固皇后諡曰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如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泰谷也吹律以

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

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

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

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

趙王遂使相如秦壁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皇帝痛掖殿之既

皇帝痛掖殿之既

皇帝痛掖殿之既

皇帝痛掖殿之既

閨悼泉途之已宮

埋蒼曰閨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

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

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于新論曰

董賢女弟為昭儀

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居舍號曰椒風

肅雍揆景陽妃爰臻

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禮贊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賦彼嗚呼瞻望母兮

家凝賁庇之怨

禮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諡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諡曰家失慈獲世喪母儀鄭立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姐非也

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

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諡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曹植下太后諡曰取揚厚德表之旒旌國語管仲公曰昔克路之

其辭曰立邱烟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

煇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

高唐溼雨巫山夢雲

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夢見一婦人

望月方娥瞻星比發

身歸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

素里樓景宸軒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統德劉

帝不悉翼訓贊  
之義故幾於見

谷是刈是穫為絳為綌又曰子以采蘋

修詩賁道稱圖照言

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日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

南澗之濱又曰干以采蘋于沼于沚

翼訓妣幄贊軌堯門

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如既生啓塗山獨

風緝藻臨象分微

游藝殫數撫律窮機

藝六藝也

悵秋暉

左氏傳曰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媛

毛詩曰展如之敬勤顯陽肅恭崇憲

奉榮維約承慈以遂逮下延和

臨朋遠怨祚靈集

式帝女金相

式法也言皇之亂嗣如王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

聯耐齊穎接藝均芳

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

燭代輝梁

漢書曰文帝立武

八頌扁和六祈擊滲

周禮曰占人掌三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

氣相侵漸以成災也

周禮曰占人掌三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





黃圖曰陵家為山鄭玄  
周禮注曰隱墓道也  
重扇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  
未散靈魄於天海許慎淮南子注曰海涯也  
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  
芳與風六風而彌遠  
嗚呼哀哉

哀上

###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謂啟寢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也請啟期告于賓宿與緒肩緒也俄龍輻兮  
門側嗟候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輻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輻喪車也嫂姪兮章皇慈姑  
兮垂矜兩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庫賦曰啟明戒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  
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子望之今奈何兮一舉邈  
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哀兮祖之長揚明燎兮援靈

合悲引泣文以情

輜祖及輜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十  
庭說文曰酌殺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  
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鬢徒髮鬢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  
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雲華輦兮初邁馬  
回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玃號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惟  
烏悅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  
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  
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  
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  
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隆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  
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擬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擬親身之棺聲類曰窆墓也戶闔兮燈滅夜

羅得變惟悲之甚  
故不得已為是言

何時兮復曉司馬彪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寢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

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惻惻其來遲鄭立毛詩箋曰皇之言誰也又曰誰往也既遇日兮無

兆會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

日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

子妻死思子中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其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

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 文選卷五十八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這太祖生太子

砌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丞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書曰諡者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

陵禮也龍輅龍輅因飾也容翟古儀也儀禮綰容翟結駟鄭玄曰遷徙于祖廟也軸輅也狀如車

兩頭為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閉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程除征切韓詩章句曰纏

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輅車曰綰雨勿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

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詠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宋總麻翟勒

面總麻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瞻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駟

言將行也鄭玄皇塗照烈神路幽嚴皇塗吉制故曰照烈神路凶節故曰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省載周禮曰喪視掌大喪及祖饋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白虎通曰始載于庭轎車辭祖禮也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

乎珩行珮

毛詩曰素絲組之鄭曰以素絲為纆也

告去毛詩維佩以贈之

元后誅曰若德太常非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秦雜鳴后夫人鳴珩玉于房中

日珩有珩璫璫璫首居璫音禹

悲繡筵之移御痛暈綸招之重晦

繡純又曰司服掌玉后之六服

衣綸狄鄭玄曰降輿客位撤奠殯階

降輿客位撤奠殯階

時輿謂祖載之儀禮曰主人八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于安位祖于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乃命史

臣累德述懷

鄭司農周禮注曰詠謂積累其辭曰倫昭儷升有物有憑

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升

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也

圓精初爍方瓶始凝

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

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地道之方也

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主云燦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昭哉世族祥發慶曆

祥發猶發祥也慶曆猶慶也

祕其令儀而生景肖圖其容光而生玉繩

昌暉在陰未明將進

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

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

陰物也又曰妻道也又曰順

率禮昭和稱詩納順

南都賦曰率禮無違史記曰陸賈時

稱詩書毛詩曰子以采蘋又曰子以

采藻鄭玄毛詩云積之言實藻之者潔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

故取名以為戒禮記曰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當于夫也

爰自待年金聲風

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

振待年于父母國也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亦既有行素章增絢

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馬融論語注

其在江表

曰絢文象服是加言觀維則

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俾我王風始基嬪德

貌也

曰覆御我悖尚書曰釐降二女於嬀嬀嬀于虎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

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

不造鴻化中微

謂小帝之時也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東

璣

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天璣喻帝位也尚

登曜紫闈

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問于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

允迪前徽

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方思進賢才王

部理

禮記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管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部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禮記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卜蘭太子

下節震騰上

清眺

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眾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

側

情符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

五

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日而月見東方謂之望

來

雍雍又曰無思不服也謂道輔仁司化莫斯

其

不晰說文象物方接眠

曰

昭昭明也

漢

書曰氣相傷謂之診臨益不和意也

成

周乎蔡邕釋論曰皇道維融帝德

不

顯廣雅曰融明也委世棄世也

日

生于荷蘭殿漢官儀曰皇后稱

椒

房椒塗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

備

也儀禮曰死三日而葬三月而葬訖文曰建輿也楚辭曰飄秋之遙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

必

于歲之林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節安之事杜預曰冠厚也交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坤也電

之

倫

切

霜夜流唱曉月升魄

勢

遷跡

勞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哉

沈約宋書曰衣策既奏上自益此入字以致其

意

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

南

昔

國

門北首

園

楚辭曰山園

門

而珍懷賦

哉

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

南

昔

國

門北首

園

楚辭曰山園

門

而珍懷賦

哉

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

南

昔

國

門北首

園

楚辭曰山園

門

而珍懷賦

哉

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

南

昔

國

門北首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

先塋將耐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各凡人呼棺亦爲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耐也乃使兼

合之鄭立曰耐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王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諡故曰某

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諡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帝舒皇立堂

啓屏張協漢賦曰翠蓋連張衛臣司徒詠曰去此室寓歸于幽堂立王其具修夜彌長俎徹三獻筵卷六衣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禮祭每錄軒

齊敬皇后辰策文蕭子顯齊書明帝對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引女太祖高皇帝爲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爲敬皇后高宗崩改葬耐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爲永泰其年七月帝崩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

先塋將耐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各凡人呼棺亦爲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耐也乃使兼

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皇后之六  
服祿衣衾袞袿袿衣展衣祿衣  
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鷺輅而撫

心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  
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身隔兩赴

時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類謂子路曰反旋詔左言光敷聖善注曰旋便

也漢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固

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

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文毛詩曰令

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妻壽清漢表靈曾沙磨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

母晉史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今王公鄭瑤徙正直其地日爰定厥

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與天下唐慶已見上文

祥徽音允穆太妃嗣徽旨則百斯男敬始絃綖教先種種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織立

采繫于沼于泚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德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陸之種而獻于王

睿問川流神襟闕郁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先德韜

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

無諛毛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晉紀總論曰仁

以藏十亂斯侯四教罔忒論語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巳馬

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安國尚書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

如化天下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耀懷光素舒符德光德皆謂后也吉軒耀

以婦道也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

也劉歆有贈歷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子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

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壽

曰母兮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

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楚將憺于壽宮王逸曰壽宮

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申庚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

陰儀內缺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

禮記曰后治陰德也

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



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王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字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

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

砥節礪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滑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

事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于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謙度也括猶量也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周流華

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曰子夏六十國論注曰紳大夫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均至形表而

纓綏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綏纓鄭玄曰纓纓飾也孔安國曰紳大夫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均至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聲之于響也猶百川之歸

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于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

收朋勤誨。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州郡聞

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每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

毛萇詩傳曰融也

也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傳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巢許見前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於天衢

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宣念。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詩曰終其永懷乃

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為先民既

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今其如何而闕

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列舊于百世合聞

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毛詩曰顯顯令聞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立廣雅曰立

道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匪惟撫

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宮牆重勿允得其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

入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

音告封

每後封

因維增紳先  
生之略術  
棲遲泌邱善誘能教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赫赫三事幾行其  
招  
毛詩曰三事大夫黃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  
范曄後漢書  
昔夙夜招猶召也  
年有承有承  
爰勒茲銘摘其光耀  
章昭漢  
蓋不應召  
或爲台  
揭布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班固刑法志述曰五  
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邱碑文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  
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在改許縣爲潁昌縣蔡邕

之時惟有許縣  
或曰許昌非也  
舍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  
易通卦驗曰天皇之先與曜舍元  
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  
兼資

九德總修百行  
尚書皋陶曰都亦有九德禹曰何皇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憂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

百行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  
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  
孝經曰進  
退可度  
不徵許以干時不

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

俞云郭陳皆位卑  
不遇未有功業故  
稱述止於此郭之  
沒尤年少自鮮事  
實非獨與體史傳  
也。郭陳所重在  
德陳長太邱庶幾  
循吏然碑中所敘  
甚略亦以不過小  
試不足以蔽其生  
平之懿範也

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孝經子曰其  
教不肅而成  
政以禮成化行有

謚  
左氏傳晉卻至謂子反曰政以  
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謚靜也  
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

自逸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君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周  
曰君子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周易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  
及文書赦有時年已

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  
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  
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  
四

門備禮閑心靜居  
尚書曰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  
大將軍何司徒袁公  
范曄後漢書大  
將軍何進司徒

袁隗遣人致寔欲特授  
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起

補三事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于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  
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  
紆佩金

紫光國垂勳  
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

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  
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  
羣寮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也

每在衰職羣寮賀之  
袁曄謂三公也周禮  
曰三公自袞冕而下  
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

超倫大位未躋  
方音曰  
躋登也  
慙於文仲竊位之負  
論語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與  
故時人高其

悔錄新



命古人通用不

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二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八月丙午

遭疾而終臨沒顧命再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時服素棺槨財周櫬

喪事唯約用過平儉周易曰用過五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

揮涕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范曄

書曰何進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遣使弔祭又命命曰五嶽吐精宋均曰此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天不救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邱卒公諫之曰昊天不弔不慈

遺一老俾屏子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過于搢紳儒

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

不亦宜乎三公遣合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

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為士作

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陳程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大成率德而守終純固奉

魏志鄧艾傳作文為世範行為士則非是

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

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總者緩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

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翽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翽為太守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追

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用部大掾以成時銘斯

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上

賦曰南山我戾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甫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

絕來者曷聞賦曰將圯絕而固階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仕于亂時也命不

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 并序

王仲寶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亮

夫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

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主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立曰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

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

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改其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爰逮兩漢儒雅繼及

承後漢書曰褚先生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

未聞晉中助事曰褚哀字李野侍中衛將軍亮贈太傅元穆侯德合當時行比州壤

否不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亮采王室每懷冲

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時老子曰大

之稱微而顯志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

而晦婉而成章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

曩足以著寶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璋特達廣雅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

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曰泥勝

振寥亮於區宇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之穆教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于閨庭

尚書曰率盡歡朝夕人無閒言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

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音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

人音必猶於已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論人知論已

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

量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

各貴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曰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

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

者也班固成帝贊曰臨朝淵默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

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

漢結

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茂如也

三輔決錄曰平陵賈叔高以經術稱華虞曰叔高名立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

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王毛萇詩傳曰茂無也

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

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

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

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

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

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

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合曰祕書郎掌三閣

諸侯風流藉甚

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

有識留感行路傷情

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服闕除中書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

侍郎鄭玄禮記曰閔終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恪居官次智效惟穆

莊子曰智效一官

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畫國華

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

與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章

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

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

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

要復存於茲

裴子野宋略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之初入為侍中

裴子野宋略曰裴楷之前少帝延相東王

曾不移朔遷吏部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

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

討賊屯鵠尾州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

元戎啓行衣冠未緝

元戎啓行衣冠未緝

元戎啓行謂建

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平簡帝心尚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

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

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

封雲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漢書有豫章郡雲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

晉書丹楊郡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是楊之從水霍奕唐以才潤洲丹陽乃作陽

邱之志

國語曰惠王以梁子魯陽文子辭曰梁陰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繼臣而得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

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

禮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寢邱與之王今不失

所受田邑不盈百井

萬一星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

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黜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詩曰哀離有維維仲山甫爾之

丹陽京輔遠近攸則

惟股肱

皇不豫儲后幼冲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流平衡詩外傳曰外寬內直遺伯玉之行也

以二八之高讚

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

貞允亮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

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

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引化

屬值三季在辰

威蕃內侮

王屬已以申天下之樂

尚書曰三孤貳公引化

文選卷五十八

每錄解

九錫文曰桂陽失圖窺箭神器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稱兵內侮

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荷見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暹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箭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漢書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注流曹子建青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

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從楚辭曰雷

鳴控茲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址回漢書李廣述曰控茲實石威動北鄰宗社也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

率不貳心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勳力盡規克寧禍亂

康國祚於綴旒振王維於已墜公羊傳曰君若著旒然

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王也

也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兼授尚書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

弗居周易曰无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挹

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莊子曰桑季子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

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子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

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

廢昏繼統之功廢昏謂廢帝為

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潘岳賈充諫

雖無受賑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

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

文選卷五十六

民山川 兼授衛軍戎政輯睦宋秀皇前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開左 既而齊德

龍興順皇高禪宋約宋書曰順帝諱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 深

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先天而天弗 彌諸允正微猷弘遠

尚書曰允迪厥德漢明彌諸毛 樹之風聲著之語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 亦

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字侯轉為中軍師魏國

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庶替西曰吾聞君子惟

孰能光輔五君黃亮一代表哉左氏傳曰楚屈建

大啓南康爰登

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待中書監如故

雖秩輕於袁司而任隆於百

宰袁司三公也毛詩 暨遂冲旨改授朝端管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

卒曰百辟其刑之

寫五 邈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進表曰是以 帝嘉茂庸重申前册執五

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蕭子顯齊書曰三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

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魏志曰假高而力 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出陪鑾躡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

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廣陵曰知足如疎廣雖去列

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虞思逸民賦曰 參以酒德間以

琴心晉書劉伶有酒德頌列仙 暇有餘暉遙然雷想暉猶莊子曰暇然似春 君

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畏懼常若秋霜 鄒子曰

於是一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語

霜肅肅焉穆穆焉肅肅敬也

武公伐冀殺侯止變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今予為上卿辭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其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

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以侍中司徒錄尚

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未命又曰出綴衣于庭越翼日王崩擇皇齊之

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為勢為大宰擇楚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

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

持劍。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屠屠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立曰徽章之名也又曰以為徽章以別貴賤鄭立曰章幟

也。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

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中世之美改授司空領驃

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甲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揚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

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晏嬰晏嬰既往

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禮之晏嬰既往

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于苗圃子死公學以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面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

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恒動於下。鄭立禮記注曰惟恐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同感豈如柳莊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于一主歎息

於一。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八

諡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真。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

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虛已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于河有虛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不怒也。人虛已以遊。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之于身也猶條風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務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也邪忘乎我其在我邪忘乎彼何暇計乎人貴人賤哉

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潘岳

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沾庶類。

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師處庶類者也。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靈運答鄒敬書曰至理深立非言象所喻也故吏某

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雉湯清暉眇默遠視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餐

輿誦於邱里。瞻雅詠於京國。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誰人嗣之思衛鼎之垂文。

海錄前

想晉鐘之遺則

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

銘于景鐘章昭曰

方高山而仰止刊立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禩衡顏其

辭曰辰精感運

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與齊

木德故曰辰精

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與齊

曰惟良也尚書大傳曰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能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天鑑璿曜踵武前王言君能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

曰在璿璣五衡以齊七政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

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

兼濟愛深善誘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

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眾山之遙

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

與遠望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

內暮帷幄外曜台階惟

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

遠無不

也潘岳魯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遠無不服阮

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左

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

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劇秦

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南郊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

而不補

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山向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

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

也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辭逆川流文章

也

豈構云頽梁陰載缺並見

曰遷

怛悵餘微鏘洋遺烈楚辭曰心怛

去也

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遺風

新用而

不竭

潘按五臣茲六當是魯論所載舜有五臣也善引高誘呂氏春秋註非是采超之曰靈為袁

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

家每讀此文輒復誦何點語一過



文選卷五十九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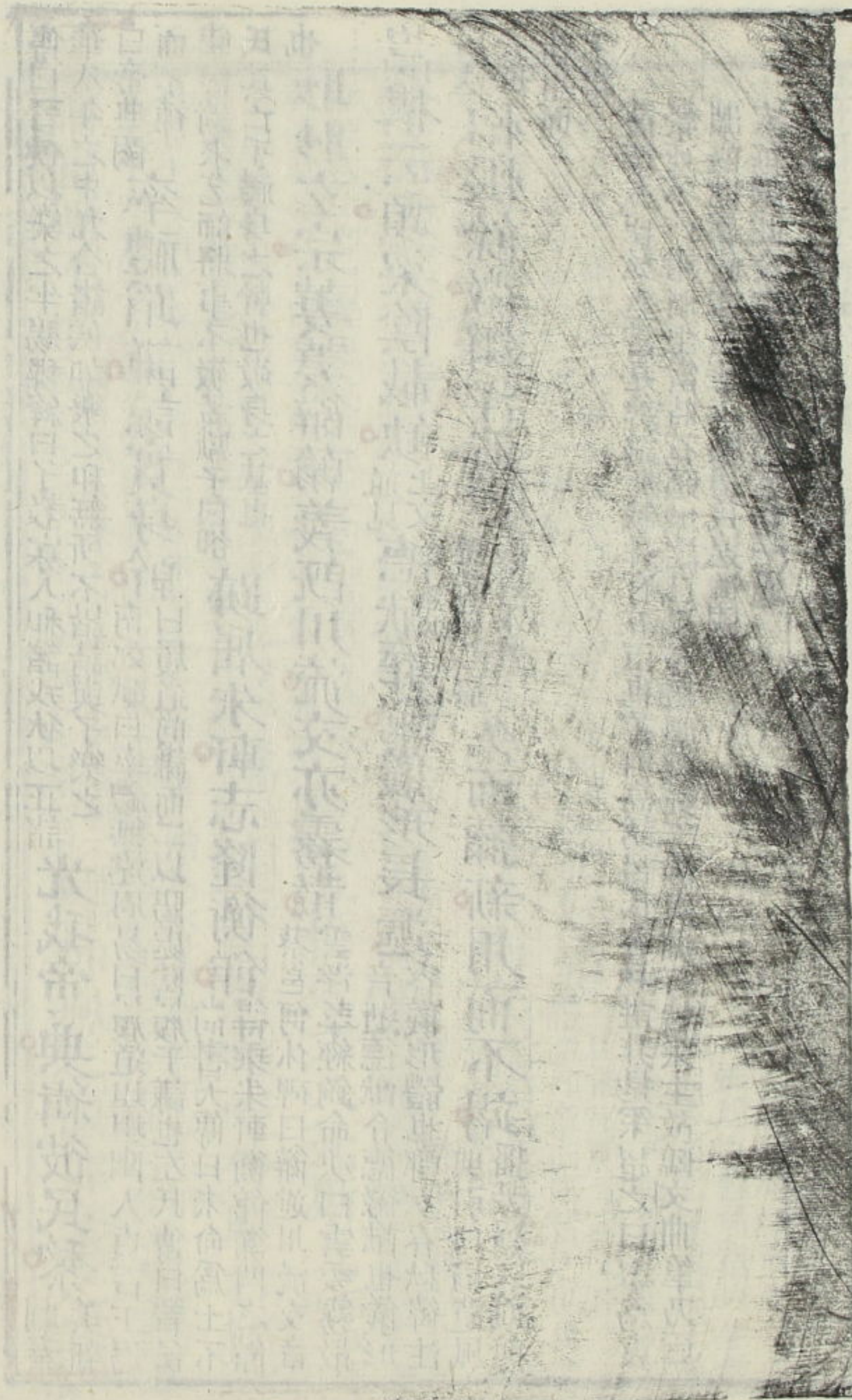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文



謝惠連祭古塚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

王簡栖

姓氏英賢錄曰王中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鄆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鄆州

題云齊國錄事奉軍王簡栖王中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漢書

李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渴而去又焉知江潮之深乎挹於入切謝句愚切

仰蒼蒼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登道生曰心行心所

是以前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得意

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自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

白禪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然語彙論者必求宗

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粵倫故敬

周易曰天易所以極深叅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

悟太極之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言之不

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然

交繫所筌窮於此域交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交繫之所

筌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至如涅槃妙音非言說之所

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

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涅槃經曰心無罣礙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

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任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

智度論曰亦以彼岸為彼岸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

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各欲言其無方德斯

二 五十九之二

蕭梁之名臣著作也  
古文左字也

行於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夫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仰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名言之所得法無心為禪也摩詰曰法無名字言斷故法無形象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談乎

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生學地佛死究竟涅槃勝緣經曰意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在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韓康伯周易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鄉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注曰蘊謂與也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國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圓對謂有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覺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音于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知僧肇論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稱物宮商潛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昌曰稱物平施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各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知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名憑五衍之軌拯溺逝川僧肇論曰勝六通曰靜夫人曰妙迹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

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載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開八正之門大庇交遠維摩經曰雖行入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於立關幽捷感而遂通曰庇陰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遙源潛

波酌而不竭遙源潛波酌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行不捨之檀而施去夫愛眾生而行捨者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離於眾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各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唱無緣之慈而澤周不一故曰羣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立而物我俱一

萬物夫行慈者以眾生為緣眾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眾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緣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

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知是寧為多不

誘以無幾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法華經

日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義遠矣



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而禱完  
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  
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  
書往往開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然後遺文間出刻剝相望

**江左矣** 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後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  
洛陽以麻油雜茵支摩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

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破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  
涼州姚萇已殺苻堅光遂王彼至長子與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  
開陳留人初至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荷不後還吳入襄陽南

遊荆州欲往羅浮扇尋陽見盧肇遂居焉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曰十年以長期見事之五年以長期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

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  
之所立也 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

**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 海賦曰滌滂浩汗又曰 **北則層峯削成日月**  
之所迴薄 山海經曰秦華之由削成而四方對曰陽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左  
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東望平阜千里超忽**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

**信楚** 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瑋壁擁錫來遊** 毛詩曰有斐君子如圭如璧東觀

漢記馮衍說龐叔永曰衍瑋壁其

行末修其心錫杖也大智論  
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  
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

言身從緣生緣空斯  
廢也維摩經曰如影

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聚緣所成緣合則赴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

緣名各緣色色緣六八六八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咸

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  
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

**存軀者惡理勝則惑亡** 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感  
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

也荷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遂欲捨百齡於中身**

**殉肌膚於猛鷲** 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爾亦齡也范曄後漢書田邑報馮衍書曰百齡之  
肌膚若水乎漢書臣瓚注曰公身從物

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婚龍窟水處 **班荆蔭松者久之** 左氏傳曰伍舉奔晉晉于將

食楚辭曰山中入分芳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沈約宋書孝  
杜若飲石泉兮松栢

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于高  
丈而環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 **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 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  
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黃 **為**

**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周禮曰薙氏下土一人鄭立曰薙薙  
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 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

**復** 都督鄆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鄆州刺史 **復**

**為崇基表剝立禪誦之堂焉** 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  
剝起七寶塔表剝莊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

利起七寶塔表剝莊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

利起七寶塔表剝莊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

注三語檢禮記不  
得蓋今日所見又  
非唐初之本矣  
晉漢後與舊書其  
同逆為東晉所誤

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  
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  
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莊子曰養志  
一通通禪定解脫三昧

修堂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  
序其德纂修其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  
曰懿德高軌汎愛

莫構周易曰闢其戶闔其無人高誘  
惟南子淫曰椽椽也椽棟也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惟齊繼五帝  
長太息者此也祖武宗文

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  
世孫受宋禮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未流接三代絕業祖武宗文

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  
文德昭升格天光表之功引啓

興復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

難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  
物尚書曰康濟小民步中雅頌驟合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  
養耳鄭玄曰韶濩樂濩湯樂也炎

區九譯涉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有傳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  
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與

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  
帝即位改為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鄧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

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立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  
督鄧州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鄧州刺史尚書曰觀政于商又曰樹之風聲

擇方城之令典陶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曰完曰楚國方城以  
為城又陶武子曰魯及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

曰奄有楚蒙遂荒大東國語換穆仲曰魯侯孝  
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中刑而善於政實也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發不此  
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  
軫曰取威定勳於是乎在守選將軍長史江夏丙使行事彭城劉府君

諱肅蕭子顯齊書劉肅字士穆為江夏王鄧州行事  
者謂工年幼內使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  
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于牛而刀刃若新發於鋼彼  
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道勝之韻虛

往貫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  
言佛最勝第一曰常李問於仲尼曰王昭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之不教坐不議虛  
而往實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隆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因百

姓之有餘聞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  
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  
餘材徒揆日各有司存杜預左傳注曰庶具也毛  
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

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巨邱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

表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  
樓榭也說文曰南孔曰表東西曰廣飛閣透迤下臨無地西都賦  
曰修除

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送王逸曰透迤而長後與  
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艧九衢

隨後為節軍東長  
投之作文時尚在  
諱字不知誰所加  
生而稱諱始自漢  
宣成當時之舊也  
趙德夫跋樊穀  
獄破云生而稱諱  
見於石刻者甚

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常休葉茂狀如樹其枝五衢黃花墨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

五出有象衛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室山以下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鵝山有木焉其狀如蕞而黑其華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崖谷其清風泉相澆行水上洩金資寶相承日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藉閑安

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藏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息心了義終

焉遊集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法師釋曇珍業

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

鐘鼎

周禮曰民功曰庸爭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時稱伐亦

樹碑於宗廟

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其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宗廟稱功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世彌積而功宜身逾遠而名勳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勳美也政

成銘于碑也

寓言於彫象庶髣髴乎眾妙

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雖蘊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一其辭曰質

判立黃氣分清濁

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五行族

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五行族

派澆風下蹟

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疎學散材澆風下蹟

為岳

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投於受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

矣能仁撫期命世

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

于遂荒三界

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

幽求六歲

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三十四歲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

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勝鬘經曰唯有如帝獻方石天開

亦既成德

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傾那山土取四方成理澤好石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漲甚疾

通莊九

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

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笮九

川靜波澄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

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折安步三危

龍翔雲起

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尊者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

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金剛般若經曰金粟來儀文殊屐止迹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勁

命應乎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

順乎人象正雖闕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漢書音義文穎曰蘭言希也老子

何以成乃於昭有齊戒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釋網更維

象無聲無響無所於昭有齊戒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釋網更維

不通無所不在於昭有齊戒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釋網更維

玄津重樞僧叙師十二法門序曰委希聲於玄津濟溺於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禪慧禪定智慧也倚據崇巖臨眺通壑楚辭曰忽臨眺夫舊薄池湘漢堆阜衡

即六度之一行也倚據崇巖臨眺通壑楚辭曰忽臨眺夫舊薄池湘漢堆阜衡

霍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膺膺上林賦曰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維摩經

高誘淮南子注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眷言靈孚載懷輿音毛詩曰眷言

日探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眷言靈孚載懷輿音毛詩曰眷言

即法身也從大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眷言靈孚載懷輿音毛詩曰眷言

盡為三明明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眷言靈孚載懷輿音毛詩曰眷言

肯之分荷益王逸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全氏傳曰丹極宮極又曰刻極宮極杜預曰刻

注曰翬益也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全氏傳曰丹極宮極又曰刻極宮極杜預曰刻

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

幡建道場顯顯頌字碑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

日乃刊立石而旌之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

里胥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慈過江居穆躬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著陵武進縣僑置木土加以南名于是為南蘭陵人穆躬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長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去蕭曹扶翼漢祖滅

德之運同徽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璣於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蕭曹扶翼漢祖滅

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

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補天比峻尚書曰崑崙積石至于龍門祖宣皇

毛詩曰崑崙積石至于龍門祖宣皇



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爲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畧晉中興書曰諸葛誕

考景皇帝合道居貞卷懷前代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

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

行可橫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橫者師傳之德

遠天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君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大孝天之經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傳子曰三辰之

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

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

其望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漢書曰王陽與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禹爲友世稱王陽

帝曰嗚呼登庸又曰登庸惟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口然麾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

之所詳今可得而畧也周禮曰建大麾以口然麾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

龍躍侯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

如仁久惕之志中夜九迴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

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

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龕取也

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

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緬爲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

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麗王逸注曰言已

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出于震日衣青光

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若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若神用事精感美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

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

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禪緇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肩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首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受瑞析珪

遂荒雲野

周禮曰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式掌儲命帝難其人

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協隆三善仰敷四德

晉中興書劉宗詔曰桓冲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

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漢書曰武帝辰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

嘗召太子獻替唯辰實掌喉唇

國語史默謂趙簡子曰大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可而

出龍樓門獻替唯辰實掌喉唇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

克亮命作喉唇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後光非止恒授

周書孔子曰女王得四臣邱亦得四友自

奉職

蕭子顯齊書曰約遷侍中感德書曰吳王出納惟允劍璽增華

閻廬始得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

尚書帝曰龍命

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

納言是司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後稷稷稷司徒

氏有才子八人橋大臨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

觀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

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

毛詩

爾雅曰瘼病也

始蘇與壤任切關河

輿地猶與區也康康伯玉述碑曰述遷會稽太

都會殷負提封百萬

史記曰夫吳有海塩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并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

此為劣

魏都賦曰我太祖鴻飛定豫漢書音義

乃鴻濤舊吳作守東楚

魏都賦曰我太祖鴻飛定豫漢書音義

孟康曰舊名

吳為東楚也

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

論語識曰伯夷叔齊義讓龍

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

當時吳郡耆靡已

疑獄得情而弗喜

伯訟兩讓而同歸

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  
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言以六啓王隱晉書

日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賑貸臺不時聽攸乃

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惟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  
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異曰臣聞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李九函答關銘曰函谷險要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海錄

風俱翔德與五才竝運淮高子曰天有八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岐孟子注曰容光小隙也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

暴以秋陽威以夏日蔡母遂孟子注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凱舒問於賈

可澤無不漸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明無

畏酒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

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岐孟子注曰容光小隙也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

風俱翔德與五才竝運淮高子曰天有八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岐孟子注曰容光小隙也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

暴以秋陽威以夏日蔡母遂孟子注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凱舒問於賈

可澤無不漸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明無

畏酒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

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岐孟子注曰容光小隙也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

風俱翔德與五才竝運淮高子曰天有八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岐孟子注曰容光小隙也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

暴以秋陽威以夏日蔡母遂孟子注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凱舒問於賈

可澤無不漸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明無

畏酒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

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岐孟子注曰容光小隙也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

風俱翔德與五才竝運淮高子曰天有八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岐孟子注曰容光小隙也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

暴以秋陽威以夏日蔡母遂孟子注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凱舒問於賈

皇大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子家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當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

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持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璠度安少子也為輔

國將軍距氏進號征

廬左僕射領詹事

升降二宮晉書曰領詹事禁旅尊嚴主器

彌固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禹穴神阜地埒分陲

惟地之與區神阜表嶽與曹植書

海錄

崔蒲攸在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蒲之澤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漢書于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

郛壘之內

雲屋萬家

徐幹陳情詩曰雲屋萬家下肅歌倚華極屋或為薨刑政繁外

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

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諫議大夫守京北都尉行

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

渤海亂繩

方斯易理

漢書曰上以襲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

肅清蘇林曰備音朋

公下車敷化

風動神行

蕭子顯齊書曰緬出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

誠恕既孚

鉤距靡用

杜預左氏傳注曰今人信也漢書曰趙廣漢

班伯為定襄太守其

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証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

灼曰鉤致也距開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

自知以閉其

不待諸汗之權

而姦渠必窮

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偷首長

賈倫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賊驚駭願一切受署微皆以為吏遣歸假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

偷長以諸汗其衣吏坐里間闕出者有藉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賊厥渠

魁孔安國

無假里端之籍

而惡子成誅

文武備具課民不貧後惡子姓偏若里端

曰梁大也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

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下有同

頽川時雨無以典異澤

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化如

時雨擊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

公攬轡升車

牧州典郡

范曄後漢書曰范滂

澄清天下之志崇邑喬

感達民祗

非待期月

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

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

若親戚芬若椒蘭

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

椒蘭

靡旃每反行悲道泣

攀車臥轍之戀

爭塗忘遠

後拜潁川太守老弱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

遺諸者侯盛齋備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期年

去思一借

之情愈久彌結

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徵人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

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

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還恂

潼平塗不過七百

正淮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西接峽武關路曾

不盈千

漢書音義應劭曰峽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潁曰武

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蠻陬夷徽重山萬

里

魏都賦曰蠻陬夷徽重山萬里

有切民患烽鼓相望

歲時不息

椎埋穿掘之黨

阡陌成羣

史記曰攻

剽椎理掘

日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園鄉里方言曰畧強取也

晉宋迄今

家皆爲財用耳徐廣曰惟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

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

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加以戎邦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從河北者

勸進表曰狡寇魏志滅洪答陳琳書曰秋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塞草木衰

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寇之承

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承明八年匈奴寇胸山天子乃心北眷聽朝

不怕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綱爲雍州刺史呂氏於是驅馬原隰

卷甲遄征毛詩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威令首塗仁風載路首塗猶首路

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爲機對辯連宏爲軌躡清晏車徒不擾

東都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揚彼黎庶

漢書音義牛酒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

來久矣漢書各臣奏曰太尉探應劭等議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

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

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雁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

此等敘致後人那能彷彿

但以靡一木水一杯置戶屏前自迫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

欲吾清也扱人本靡欲吾擊強宗也抱瓦置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

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

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別馬計日告之行部還人夫優先期一日

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彼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而靡人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

不以入廢使金如粟不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時郡國蝗傷雛雉必懷豚魚不爽

以八懷悉以金馬還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叩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見親曰何不捕

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花迹耳童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豈

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且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功德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

權髻髮首日拜門闕漢書曰尉佗懸髻髮卉服滿塗夷歌成韻何書曰鳥

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

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禮義既敷威刑具舉盡也毛萇詩傳曰

具俱疆民獲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獲彼淮夷辟君曰獲寬宥之貌劉勰風塵不起

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祭彤爲遼東太守富商野次宿秉停菑范曄後漢書曰王

除濕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蠖蝗弗起豺虎遠跡范曄後漢書曰

乘此有濡穗又曰于彼苗畝毛長曰田一歲曰畜

蠖蝗弗起豺虎遠跡宋均字叔平南

文選卷五十九

五十九之三

海錄軒

一復勢有起伏

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也

弊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

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

漢書曰鮮卑寇遼東祭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長策而御宇

內又曰有席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翔兮周章

卷天下之意而遣疾彌留歛焉大漸傳曰能駕兮帝服聊翔兮周章

西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賈嫺然吹木男女老幼大臨

街衢潘岳詩曰男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賦榮緒善書曰羊祜薨

音邑甲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附膺震動郛邑竝求入奉靈櫬潘

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務回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

桓叔尉病卒官吏民差切愛惜且文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必悲泣皆騎馬歌呼至則訓卒莫

不號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祜薨贈

太傅南州以市日對而為言遠有斬德尚書曰惟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蕭子

聞喪即號哭罷市

書曰納喪還百

姓總涕水悲泣

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岷山

詩曰萬人頌

震響成雷盈室

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公臨危

顧仰天告訴

審正載貽話言說文曰話會楚靈之請惟幾而彌回左傳曰是子囊伐吳還將

君子謂子囊忠君盡下忘增其名將死不志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

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尚書曰

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昭侯時

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皇上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聞凶哀震感絕

移時因遺沈痾繇氣序世嗣且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城樂結

食之物相

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

年癯俱瘠改貌爾雅曰瘠瘠也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毛

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若此移

毛長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潛怒遇害上與眾會飲食語如平常

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泣涕處與獨入叩頭覓解上意

與權同深俱切

每錄

毛萇曰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

分命懿親合牧竝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

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歷分魯公以大改贈司徒因諡

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輝映世學徧

書部特善立言譽悅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

字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音義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毛詩序

曰大篆一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書七曰書八曰隸書曰詩有

秋儲無以競巧孟子曰齊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儲謂蓄精思取睽之妙流睇未足

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

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論曰

尚書曰平先思孝接下思恭接上盡盛德之容與志贊肅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

賦曰胸中宴語談笑清瀾不竭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譽滿天下德冠生

民子實音紀武帝詔曰蓋德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尚氏家傳曰荷或德行周

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曾不慙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

塞謝謝諸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誦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了產而死誰其嗣之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死春者不相格史記以為五殺而云楚叔未詳其音比我儂舊均哀

其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置鄭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

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思所以克播遺塵徹之穹壤魏都賦曰

塵曹植露聲頌曰徹之天壤以顯元功乃刊石圖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立鳥降而生

商商頌是開金運祚始玉管金謂殷紂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處土夏木殷金周火呂

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篲少選厥而視之鸞道卯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鸞降卯於有娥氏及吞之生契三仁去國五曜

入房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春秋元命也曰殷紂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

祖廟詩云有容有容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支派別因采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

雉之先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謂從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涉徐而東義均梁徙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

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士而命之氏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士而命之氏

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徙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  
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爲豐公  
青極紫朱 豈登巖巖長瀾瀾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惟聖造物龍飛天

步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鹿曰造物謂道也周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

各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  
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李星多爲除舊布新改易君土也

君陳寔誅曰赫矣陳君毛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毛詩曰文王蒸哉播告萬國喬嶽

峻峙命世興賢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膺期誕德絕後光前唐五

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

務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爰始濯纓清醑濟滌楚辭曰

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而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

惠露止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用簡必從日新爲盛

於落葉 周易曰簡則易從又 在上哀矜臨下莊稷草木不天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

曰日新之謂盛德 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 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我有芳蘭民肯攸詠芳蘭即上芳群夷蠢蠢巖巖別嶂

分爾雅曰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挈妻荷子負戴成群莊子

人謂邵王曰孳吾妻子以從王乎又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聞澤迴首

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止質毛詩曰彼蒼者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

夷與漢通請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莊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彼蒼如何興山

更比有夷 主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西 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齊殞晏平

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頭猶舍也 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游於淄晏子死公擊胸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知車趙

徂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爲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殺降

語敬妻曰 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哀感徒庶慟興

無揮涕 雲陛左思七畧曰闔甲第之階毀雷攢川沈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輅攢至于上鄭玄

願湊象椁儀禮曰遷于 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遺清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

祖用軸鄰立曰軸也 陸後漢書曰祭道喪至河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塗由帝渚朱

南車駕臨之望望哀慟 菊長無絕兮終古



**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東首坐園**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

**逝川無待**

史記少君言上曰祠寵則致

**黃金難化**

物而丹砂可為黃金其金成

**鐘石徒刊**

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芳猷永謝**

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娶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女

**任彥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

**復有令德**

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

**實佐君子**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養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

**簪蒿杖藜**

林書曰君非隗黨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

**欣欣負戴在巖之**

音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戴相隨左

**寔空有行**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寔也毛詩

**弘風承相**

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導之後也

**箱甚二門**

漢書曰陸賈

**無汝鄭鄉**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

**參差孔樹**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聖賢家墓誌**

汪曰孔子家在魯城北泗水南家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

**暫啓荒墟**

蕭子顯齊書曰王氏破出今云

**夫貴**

喪服傳曰夫貴於朝妻貴於室潘岳

**妻尊匪爵而重**

夏侯諫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其墓誌皆不載**

謂里月日又何髮去取也

出而有期語

文選卷之九

齊書

云詣相國府君行  
義年舊林云行狀  
年紀也此行狀所  
自始後則太常議  
之官紀事皆取  
之首行必書幾  
猶其遺也柳河東  
某中此體僅存  
李為人所刊削  
亂矣  
碑版行狀之文自  
秦中即以來皆  
而無實惠泉肅  
筆獨孤及權德  
曹參而始一洗其  
習劉文稱為說其  
特一時相美之言  
竊讀諸書其言

文選卷六十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傳季友修張良廟教曰孝始人倫忠為令德毛詩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至若曲亭

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

九人號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

九師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

每錄

三家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雷其真加金帛賜以報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一於此罔不兼

**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觀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東

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蟻良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為與文

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固上世祖受命與頌上其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

皆言類相如揚雄以前代史岑比之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

**斯蔑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曰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初沈

**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

敢行稱亂滅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

**盆口**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緩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世

**祖毘贊爾藩而任總西伐**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公時從在軍鎮西府

**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汪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

於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九輪書記翩翩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文

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

在長安大延賓客然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

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

曲既旋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

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救子毘口夫學之所詣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知式瞻

儀形諷咏遺言不如規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除

**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實稽也

建爾子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尚書王曰爰

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選眾而舉敦悅斯在左氏傳

於被慮謀元帥趙良曰卻殺可臣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

聞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

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封聞

**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寬

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為農都尉大

海保

海保

海保

司農奏謀最連章昭  
曰最連得第一也  
**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  
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覡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篁竹之酋感

**義讓而失險**  
漢書淮南王上疏曰臣聞越處絕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邪叟忘其西景龍邱狹

**其東阜**  
范曄後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潘公仁楊經誄曰日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與有龍邱莫者隱居志不降辰西輔三公連辟不到探史曰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莫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著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阜之陽輸黍稷之稅  
會武穆皇后

**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蕭子顯齊書曰武穆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披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

**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  
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稽康剛憤詩曰心焉內疾爾雅曰疾疾也  
而茹戚肌膚沈痛創鉅

**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線鹿鹿非隆殺之要**  
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

**戚里內屬**  
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姓為美人故也  
政非一軌俗備五

**方**  
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  
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

**武皇帝嗣位**  
漢書曰楊建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  
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

**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  
東觀漢記曰拜郭伋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玉關靖柝北門寢扇

**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王關靖柝北門寢扇

**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岳牧方過實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政以

**勅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衆鄭玄曰擊擿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據與柝同史記曰齊威朝**

**王曰吾吏有黜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駘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扇外關門之關**

**朝**

興民德尚書曰 方任雖重此此為輕山壽啟事曰方任雖重此此為輕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

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

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

教關玄闇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立謂道也太玄經曰立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

榮為五更贊曰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奪金恥

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持其衣冠之帶金者之所見人撮金而奪

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不彫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

其質行其情不周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 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

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蔽明於內乃得明 茂九錫文曰故周室

之不壞繫二國是賴 庠序肇興儀刑國冑師氏之選允歸人範禮記曰有虞

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立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

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于法言曰務學不如

務求師師者 人之模範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因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

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書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五隱晉書詔 夫國家之道五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

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

而敬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名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 又授使

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

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 編戶殷阜萌俗滋繁漢書呂后曰諸將 不言

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口

察余之 項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

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 武皇晏駕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

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

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 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擬天

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禮記曰婦

地 聖主嗣興地居且頌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 有詔策授太傅領司

也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

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禮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德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

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慕容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請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功表德又詔加公八朝不

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稀周緄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當自行是

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八殿門不趨而緄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談也魏

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

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案上王隱晉書曰武帝賜羊祜身沒讓

存詔曰身沒讓存遺言天不憖遺梁岳頽峻禮記曰某年某月日薨

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衾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

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秘器

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禮禮曰三公自衰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勸極津門東觀漢記曰東海王感充長樂

檄下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曰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長

我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傾壘罷肆乃下詔曰褒崇庸

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公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故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

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

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變和台曜五教克宣台曜及五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百揆時序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顧則顧命

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名公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禮記曰喪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

曰帝乃殂落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

又曰乃卜二龜一習吉一習凶

茂豐嘉制式立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漢書曰紀信乘王車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給九旒鑾輅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前後部羽葆保鼓吹挽歌二

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植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

劍葬禮一依首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孚字叔建宣帝太子也封安平王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注注如萬頃之波魯連子

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觀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

禮儀僕人近習未嘗見其矜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他人之善君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

曰見人有過則知已有過虞氏之盛德也誘接恂恂降以顏色王肅論語注曰方於事上好下規

已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帝子

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效國綱天憲實諸掌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

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擬之間策致也未嘗鞠人於輕刑銅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

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銅人於理代尹不忍為也人有不及內怨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

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東觀漢記曰

也緒未嘗完包成論語注曰節者柄刻鏤為山檢者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

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邱園東園鎔銖軒

苑以東園若邱園軒冕鎔銖也郭玄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爰與壺

人爭且緹幘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置之虛室人野

何辨莊子曰虛室生白殷仲文入剡高人何點躡屣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

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哲廬江人

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識遺點希叔夜酒杯徐景

山酒錄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屣居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曰劉虬字靈豫南陽人

也豫章王為荊州牧碑蚪為別駕遺書禮謁蚪修賡答不應而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江陵

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珣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

服子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玉之意戰國策曰

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

士於上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乃知大春屈

五按當是斗字誤  
公本作王斗以字

相近也吳道云  
文匯類要作王

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并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嬰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麥飯蕪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慈字君大雁門人也承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任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

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啟

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巳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自行也導於禍於未萌申爛戒於茲日

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乃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慕遇之也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法解衛將

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出子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翠要曰江海之士

尚想前良俾若神封思賦曰尚譽觀乎九原曰死者乃命畫工圖之軒牖

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

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子之無節者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葬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公以為出言自口

驥跡不追劉楨書曰一言而非驕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

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萬物垂訓李九集序尤好為銘讚先

是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匠者以為不祥明屈原曰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知順流虛己若不

足王命公曰從諫知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音左

禮怡寄興墳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已

乃撰四部要畧淨任子淨任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父是汝大師

我法任波羅提木父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願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任

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任身口意身潔意如戒而在故曰淨任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

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任身口意身潔意如戒而在故曰淨任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



口七支不勉諸惡長養增進善根如是修習成  
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任子  
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  
篇示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佛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演說

者歟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適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無朽何謂也穆叔易名之

典請遵前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

潘按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任助與梁高祖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陸倕孟為上客  
號八友武帝大漸王融與其容親筆謀立子良得陵即位收王融賜死獄中魏準以膽碎死  
子良髮髮旋卒篇中歷敘其製山居序撰淨任子  
凡以明其志表其節也彥昇于是為不負知己矣

弔屈原文并序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章昭曰謫也及渡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

弔屈原文

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延誼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

水投弔書曰關其尊顯伏諫得意以哀屈原離騷邪之怨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恭承嘉

惠兮侯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

羅章昭曰昔水名羅今為縣屬長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遭世罔極

兮乃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言無中正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

竄兮鴟梟翱翔胡廣曰關其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

為潤兮賢聖逆戾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戾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

鈍兮吳越春秋曰于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閻閻得而寶之以故鈇刀為鈇漢書音義

寶康瓠兮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騰駕罷牛騾蹇驢兮驥垂

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夫驥服鹽車上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冠首加

太行中販遷延負載不能上



日月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於山為麓沙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宮左惟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

公與韓馥戰酣日暮投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元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

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界全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

之士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蕞爾之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

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云賦曰蓋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瞽史之

異闕景默黎之怪積片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爾雅

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

之謹言矣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蔡汝因泣下略魏曰太祖社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又帝以下四王也太祖朋友受禪封母弟彭為中平王植為雍邱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

萬年之後汝曹皆晉出此建安十四年作銅雀臺時不台也奈何有不從宜治且至狗鼠不食其肉者乎

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

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人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

變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婕妤人皆著銅雀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於

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朝脯上脯粉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脯乾飯也蒲秘切

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

也余中謂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基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

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

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

求為名而腐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

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械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去其愛故可悲也故

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若乃繫情繫於外物留

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世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于內於是遂憤懣而

獻帛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蔡巨

釋海曰王途將舉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竹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載猶

也高祖取楚如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極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

啓天地之禁闈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舉修綱之絕紐大音之解微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

不天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與道而德覆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壽與日月分齊光宏普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曰相曰我有大造將

下樂推而不厚

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苟理窮而性盡

豈長算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悟臨川之有

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當貴極矣吾未知所稅惟

降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信斯武之未

喪鷹靈符而在茲茲此也此太祖也曹植大魏篇曰大魏鷹靈符天雖龍飛於文

昌非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憤西夏以鞠旅

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

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谷賁賦曰周望兆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詠歸

塗以反旆登峭澗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遷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

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

大臣曰洛陽西有峭澗思

文昌擬自托吾其為周文王也  
接此言操以西征無功發憤疾作與  
魏志不同史蓋議之也諸葛武侯正  
議云孟德以其器勝之力舉數千  
之師救張郃於臨平勢窮慮悔僅能  
目賊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

深和神器不可奪  
干旋還未至感  
而死以此五証  
武侯之言也

尚書曰東至於洛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  
楚辭曰長無  
威先天而益

世力盪海而拔山  
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厄奚險而弗濟

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視福亦踐危而必安  
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禮福說文曰禮安也時

切迄在茲而蒙昧慮際閉而無端  
楚辭曰口噤閉而  
委軀命以待難痛

沒世而永言  
鵬冠子曰從祀委命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迫營

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報  
楚辭曰我嘗魄而登遐鍾  
執姬女以嘔瘞指季

豹而濯焉  
孟子曰嘔感而言嘔感謂人嘔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沈

士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  
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長詩傳曰戢聚

谷宏度之峻逸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傳曰先君有正終

援貞吝以甚悔雖在我而不滅  
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

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  
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

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  
真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庶躡高蹤尚書  
曰道揚夫命也  
紅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

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

排玉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  
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謂物而不

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  
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慟

物無微而不存  
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體無患而不亡  
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

知矣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  
響像音影之異名響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

彩荀形聲之翳沒雖音影其必藏  
音以應聲影以隨形形聲感已翳沒影響微

清絃而獨奏進脯構而誰嘗悼總悵之宜漠怨西陵之茫茫  
毛詩曰

遺索信簡體而薄葬  
禮祭則易亂厚葬則傷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

覽遺籍以悵慨獻茲文而悽傷

魏志建安二十三  
年六月令曰古之  
葬者必居瘠薄之  
地其規西門豹祠  
西原上為壽陵因  
高為基不封不樹  
所謂遺索薄葬也

審按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嗚呼見父之情漢高亦復不免何論阿瞞

祭文

祭古冢文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壘中得古冢為之收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八丈餘

并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任先令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

無封域不用埴甃

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今謂之埴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

和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基滿山之尾樂水醜其窺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

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撥之應手灰滅

說文曰根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根也廣雅曰撥除也補

達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

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爾雅曰瓠犀辨說文曰辨瓜中實也銘誌不存世代不可

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

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膠之祭敬薦冥

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壘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

棺在茲拾肴悽愴縱鋪漣洏

左氏傳曰宋災陳春掘杜預曰春當靈也春音本樹居局切爾雅曰錡謂之錡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

助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

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

李盜或醢醢爾雅曰盜謂之盜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謂之醢呼蹄切蔗傳餘節瓜表遺屣追惟

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幾載其不反為壽為夭寧顯寧晦

銘誌埋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

堵皆作十仞斯齊

毛詩曰百堵皆興壙不可轉壙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積

循題與念撫偏增哀

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背肉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壙中室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

也者曰備木送人葬也餘曠切備或謂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百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龍字昭公沛國人也薨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

合葬四任他人意  
所不到處

帝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  
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救賑葬埋由是即絕  
祠骸府阿掩骼 城曲 禮記曰孟春之月  
掩骼埋胔鄭玄曰

骨枯 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孝經曰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 輪移北陸窀穸東麓 說文曰城池  
無水曰陸音

皇在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  
夜謂窆埋也說文曰窆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  
注曰墳謂冢中也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  
棺或為地非也 雙魂 禮記孔子曰魯人之制也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  
幽靈鬢散我犧樽 鳴呼哀哉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鑿李康  
魏志曰幽魂靈鬢散我犧樽 鳴呼哀哉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鑿李康

祭屈原文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  
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沈約宋書曰張邵  
字茂宗吳郡人也 恭承帝命建  
旗舊楚 賈誼中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周禮曰州建旗鄭  
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訪懷沙之淵得

捐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 弭節羅潭  
艤舟汨渚 楚辭曰路 遠文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  
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

君之靈 王逸楚辭序白屈原與楚同 蘭蕙而摧玉纈則折 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  
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不作蕭艾榮管子曰大玉折而不槌勇也禮記孔子  
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纈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纈緘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 聖芳即玉  
孟子注曰白王之性堅潔 日若先生逢辰之缺 賈誼中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罹此咎  
豈度尚碑曰明潔解曰哇 溫風忘時飛霜急節 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  
三建辰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 麻

辛遘紛昭懷不端 蘇秦姓辛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  
蘇秦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 謀折儀尚貞茂椒蘭 史記曰楚懷王既納屈平秦乃令張儀  
秦不可信王問于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詔兮楨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  
兮羌無實而善長王逸曰蘭 身絕鄂闕跡徧湘干 鄂楚都也毛萇  
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詩傳曰干崖也 比物荃蓀連

類龍鸞 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  
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喻忠貞對龍鸞鳳以託君子 聲溢金石志華日  
月 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  
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如彼樹芳實

穎質發 毛詩曰實發實 望泪心歔瞻羅思越 吳質答東阿王  
書曰精散思越 藉用可塵昭忠

難闕 周易曰藉用曰茅何咎之有天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洵酌昭忠信也

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洵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

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

立也清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幾象謂周易班固揚揚

音益性婢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蘇楚直以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

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才進漢魏粵漢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

十里尚書曰被于流沙漢書李陵歌服節帝典棲志雲阿首服雷鼓帝命而棲志

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在雲阿三高遠也管子曰

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清交素友比景其波其波猶連氣高寂夜嚴方仲

舉張華志詩曰棲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其波其波猶連氣高寂夜嚴方仲

舉郭璞遊仙詩曰遊顧移年

契濶冥處何敬祖雜詩曰獨張出遊顧移年

素素子曰太素明發晨駕瞻虛望路毛詩曰明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李陵詩

忽互相喻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如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婦娥燈動

光几牘誰煇表布長塵絲竹罷調擊非蘭宇眉涕松嶠楚詞曰涕漸

古來其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守則太公何公有之使勇若常守則莊公有之昔君安得此而為非獨昊天殲我明

之流涕是日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語訣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

天藏我良人王詩曰彼蒼者以此忍哀敬陳奠饋晉領篇曰申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

哀哉

潘遊王僧達以貴公子睨晚一切南史載何尚之致仕後復膺朝命設入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齊次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復遊戲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主處已復還其傲

護如此乃獨傾心于光祿讀

此益想見光祿之高致也





